

# 楊沫及其小說《青春之歌》

□李遠榮

楊沫 (1914—1995) 曾任《黎明報》、《晉察冀日報》等報紙的編輯、副刊主編，1951年開始動筆寫《青春之歌》，1955年4月底完成初稿，原名《燒不盡的野火》，後改名《青春之歌》。1958年初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書，同時北京日報也在連載。小說大獲成功，成為影響一代人的名作。

## 中國記憶

中國當代著名現實主義作家楊沫，因患肺癌、肺炎感染，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一時零三分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二歲。

楊沫五十年代創作出第一部長篇小說《青春之歌》。這部小說自一九八五年問世以來，多次再版，暢銷不衰，累計發行五百萬冊，並被譯成十七種文字在國外廣為流傳，成為中國當代最暢銷的長篇小說之一。以後又相繼出版了長篇小說《芳菲之歌》、《英華之歌》等。

## 逆境自強筆耕不輟

楊沫自少女時代即開始寫作，一生筆耕不輟。「文化大革命」期間，她也受到了「四人幫」的衝擊——說楊沫是「三名三高」的「反動文人」；說《青春之歌》是「特大毒草」，長期被禁銷。但在逆境中，她依然鏗而不捨地堅持寫作，她在北京香山找了一間當地農民的小屋，不顧當時惡劣的政治氣候，用四年時間，寫成一部反映抗日戰爭生活的長篇小說《東方欲曉》。一九九二年五月至一九九四年十月間由她本人整理出版的近三百萬字的七卷本《楊沫文集》，收錄了她本人的大部分作品。

在談到自己的寫作生涯時，楊沫曾坦率地說：「寫作生涯是甜的，也是苦的。」她只上到初中三年，寫作全憑自學的一點東西。稿子寫得順手時，她心裡覺得很甜。「但不少時候卻感到空虛、力不從心。『江郎才盡』的痛苦常常折磨着一個作者的心。」

到了老年，楊沫更加珍惜時光。她通常每晚十一、二時才睡覺，但早晨五、六點鐘就起床，寫作日程總是排得滿滿的。她會說：「我已進入垂暮之年，能供我使用的時間不多了。可是我該寫的東西，該做的事情還很多。我該珍惜每一分鐘。珍惜那已經剩下不多的生命的燭光……」

對發展華文文學，楊沫不但出力，而且出錢，在她臨終前的十二天，也就是九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她答應捐出十萬元稿費和一部分書籍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楊沫曾任中國第三、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當選為第四屆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在一九八九年第五屆北京市文聯理事會上，當選為北京市文聯主席。

## 林道靜是楊沫化身

《青春之歌》這部作品以一個女青年知識分子林道靜在惡劣的環境中磨煉逐漸成為革命戰士的過程為主要線索，反映了從「九·一八」到「一二·九」這時期動盪的社會狀況，同時刻畫了當時各種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和他們的思想發展過程。

其實，小說的主人翁林道靜就是楊沫的化身，她把自己的經歷，寫進小說中。

楊沫原名楊成業，又名楊君默、楊默。父母原籍湖南省湘陰縣。一九一四年陽曆八月二十五日，她誕生在北平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父親是清末舉人，曾任大學校長。可惜家道中落，楊沫唸到北平西山溫泉女子中學三年級時，某一天，母親突然把她從學校叫回家裡，並對她說：家中破產了，父親不管家逃得不知去向。

並要把十七歲的楊沫嫁給一個小軍閥。當時她受了十八世紀歐洲文藝中個性解放的影響；也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要自由，要婚姻自主，不肯聽從母親的擺布堅決拒絕。母親勃然大怒從此斷絕了對她一切供給。她勉強在幾個同學的幫助下，讀完了初中三年級。暑假快結束時，一位同學替她找到河北省香河縣縣立小學校教書的職位。在教書時認識了一個北大文系的大學生，兩人相愛了，在失學失業、走投無路情況下，繼而同居。但這種婚姻生活使她感到窒息、空虛和苦悶。

一九三三年的一年三十，楊沫到妹妹白楊的住所共度除夕。與在那裡聚會的十幾個東北流亡青年相識，他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在楊沫孤獨的心裡燃起新激情。從此，她加入抗日救國的洪流中。而她丈夫卻是個鑽在故紙堆裡的個人主義者，整天想的是個人怎麼成名成家。因而兩人格格不入，最後斷絕了關係。

一九三六年在革命的征途中，她認識了馬建民，兩人結為夫妻，同甘共苦患難，為中國革命的成功貢獻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現存楊沫最早的照片 (1933年, 19歲)

這段傳奇式的經歷，後來寫入了她的成名作《青春之歌》，使這部小說帶有很強的自傳色彩。

一九五九年九月，《青春之歌》由作者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電影拍成後，在慶祝國慶十周年的「國產新片展覽月」中上映，被譽為最優秀的影片之一。

## 楊沫白楊姐妹情深

楊沫瀕留之際還很惦記地問起：「三妹來了沒有？小波來了沒有？」她的三妹是中國著名電影演員白楊。

「小波」是她最小的兒子馬波，曾以「老鬼」為筆名創作了紀實長篇小說《血色黃昏》，八十年代轟動文壇。馬波聞訊於十二月一日急急從美國趕回北京，但母親已經昏迷不醒，十天後與世長辭。在上海的白楊獲訊後，本擬於十二月十日赴北京探望，但臨走前又病了一場，耽擱了行程，而楊沫恰好在十二日凌晨去世，對此白楊後悔莫及。

白楊是中國著名的電影藝術表演家，原名楊芳芳，是兄妹四人中最小的一個。白楊十一歲時，父親離家出走，不知去向，母得癌病死了，她便去投考聯華電影公司，當起小演員，獨立去謀生。在自幼失去母愛的白楊眼裡，年長六歲的大姐楊沫在許多時候更像一位「小媽媽」。白楊悲痛地說：「在兄弟姐妹中，大姐最喜歡我，我也喜歡大姐。想不到再也無法相見了……」

三、四十年代，由於戰亂，白楊到了重慶，楊沫去了延安，姐妹直至一九四九

年才再度相逢。

對於《青春之歌》這部名著，白楊追憶道：「這部作品的許多人物原型都是我倆共同的朋友，一些情節也源自我倆的生活經歷，大姐在創作過程中又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此我對這部作品懷有很深厚的感情。」

儘管幾年來，楊沫和白楊分居兩地，但兩姐妹始終保持頻繁的聯繫和探訪。九〇年，「白楊從藝六十年系列活動」在上海舉行，楊沫特意趕來參加。十月十一日，她還抱病為白楊即將出版的《我的影劇生涯》一書寫序。

最值得一提的是兩姐妹都十分敬仰周恩來總理，並和總理有十分深厚的友情。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白楊為紀念周總理八十一歲誕辰，用真摯的感情寫下了《周總理誕辰年復一年永以紀念》的詩篇。過後，白楊還把這首詩用毛筆寫好，一幀寄去北京給楊沫，一幀寄來香港送我，詩云：

年深月久倍思願，遺愛人間浩無邊。  
夙願成灰灰大地，東風風雨雨山川。  
音容五宇千秋在，笑貌神州萬代傳。  
虎嘯龍吟從四化，高歌遠志到明天。  
這首詩的每一個詩句，都用激情的火燄熔鑄而成。作者直抒胸臆，音韻高亢響亮，形如江河奔瀉，如火光生發般熾烈而有力的詩思情流。

楊沫和白楊兩姐妹，在不同的崗位上，為中國的文化事業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摘自《博探珍聞》，獲益出版)



《青春之歌》第一版書影

# 老舍購畫物歸原主

□佚名

## 名人軼事

說到老舍的仗義，不得不提他與現代著名劇作家、導演吳祖光的一段交情。

老舍是吳祖光和新鳳霞的紅娘。吳、新結婚那天，老舍以女方家長身份當了主婚人。1957年之後，吳祖光下放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新鳳霞也受了牽連。

一天，老舍碰見了新鳳霞，知道她處境很困難，便把她叫過來，悄悄地問：「給祖光寫信了嗎？」

新鳳霞說：「沒有。」老舍說：「不行不行！一定要寫！每天寫！一天一封！」

新鳳霞聽了，不好意思地說：「好多字不會寫。」

老舍說：「正好讓他給你改嘛！」吳祖光從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後，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老舍相遇。老舍把他叫住，拉着手問：「什麼時候回來的？為什麼不來看我？」

他硬拉着吳祖光回了家。兩個人談了一會兒，老舍從自己屋裡取出一個畫軸要吳祖光看。原來這張畫本是吳祖光的藏畫，是齊白石大

師畫的一幅白玉蘭花。在吳祖光去東北勞動的時候，新鳳霞生活窘迫，又以為不會再有機會在家裡掛這些字畫了，便一賭氣，把吳祖光的字畫全部變賣了，其中就有這張畫。事有湊巧，老舍在榮寶齋觀畫，店員拿出齊白石的那張白玉蘭要老舍鑒賞，老舍很喜愛，便買了下來。到家仔細一看，發現畫軸後面有題字，原來是吳祖光的藏畫。

老舍指着這張畫對祖光說：「這是你的畫，我把它買下了，留著等你回來再還給你。」吳祖光語塞，眼淚在眼眶裡打轉。

老舍又說：「我很對不起你，我沒能把你所有的畫都買回來！」

吳祖光落下淚來，他請老舍在畫上寫幾個字，以留作紀念。

老舍提筆在綫絹上寫下：「物歸原主矣，老舍。」

這張奇妙的畫後來不知怎麼樣居然躲過了「文革」大浩劫，一直保留了下來，只是老舍在綫絹上題的字已被損壞。畫本身經過畫師劉金濤的處理，整舊如新，高掛在吳祖光、新鳳霞夫婦的客廳裡。

每當有人問起，主人都會含着淚把上面的故事訴說一遍。新鳳霞的結論是：「老舍先生有一顆金子般的心！」

(摘自北京《檢察日報》)



## 楚地樂器

### 虎座鳥架鼓

這是2002年在湖北九連墩出土的楚地樂器——虎座鳥架鼓(複製品)。

鼓座為一對背背的鳳鳥和臥虎，鳳鳥立於虎背，鳥身另有兩隻幼虎支撐鼓身，鼓身有兩個繫繩索於鳳鳥冠部的環鈕。臥虎則匍匐於六蛇糾結的浮雕底座之上。

虎座鳥架鼓，是古代楚地特有的一種樂器。

□懷舊堂主 圖、文

# 未雨綢繆

□王成綱

## 點解咁講

綢繆，本指用繩索緊密纏繞。「未雨綢繆」本義是說，趁天還沒有下雨，先把窩巢攔架牢固。

源於《詩經·邶風·鶉鴉》：「鶉鴉！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同「汝」)下民，或敢侮予？」

鶉鴉，即貓頭鷹。夜間活動，主食鼠、兔及其他小鳥。古人認為牠是惡鳥，詩中用以象徵強暴邪惡的勢力。

相傳，這首詩是西周初年周公旦寫給侄兒周成王的勸諫詩。作者以擬人的手法，借託一隻小鳥遭到鶉鴉的欺凌而引發的種種痛苦，從而表現出普羅大眾遭受深災重難的苦境。

詩的大意是，鶉鴉！鶉鴉！你已經奪去了我的孩子，就不要再毀壞我的窩巢了。我艱苦辛勤的勞作，為哺育稚幼的孩子而累出病來。趁老天還沒有陰天下雨，我趕緊剝取一些桑根樹皮，捆紮好我那破損的窗和門。你們樹下的人，還有敢欺侮我的嗎？

後以「未雨綢繆」比喻事先做好預防、準備工作。亦作「綢繆未雨」。

(摘自《中國成語典故》，新世界出版社)

用一句舊詩來對一句俗語，或者對一件毫無關聯的事物，這種怪聯似乎是廣東何淡如所創的。他寫的一些怪聯如：「有酒不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四面雲山誰是主，一頭霧水不知宗。」「公門桃李爭榮日，法國荷蘭比時。」等等，都是脛炙人口的佳作。

這種「何淡如格」的怪聯，現在也還相當流行。幾十年前，台灣傳出的一副怪聯「今夜月明人盡望，老年風濕我能醫。」以「月明」來對「風濕」，與何淡如的以「月飲」來對「雲吞」，詼諧怪趣，正是同一風格。



香港舊日的電車隨意上落，易搭「霸王車」

# 香港風光人怪聯

□梁羽生

以供同好欣賞：水緊一聲齊走鬼，風飄萬點正愁人。

上聯描寫無牌小販避拉，大叫「水緊」而「走鬼」的情景，用這兩個俚語來對「風飄」與「愁人」，妙極。(「水緊」，情況緊急；「走鬼」，躲避警察。均為香港小販的日常用語。)

白日放歌須縱酒，黑燈跳舞好揩油。

下聯是寫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黑燈舞院的，現在已「發展」到一樓一鳳了。徒令上將揮神筆，慣見霸王搭電車。

五十年代，香港發生過一宗搭「霸王」電車被拉的事，當時電車樓下車資只一毫子，居然也有霸王。下聯就是寫

，以供同好欣賞：水緊一聲齊走鬼，風飄萬點正愁人。

上聯描寫無牌小販避拉，大叫「水緊」而「走鬼」的情景，用這兩個俚語來對「風飄」與「愁人」，妙極。(「水緊」，情況緊急；「走鬼」，躲避警察。均為香港小販的日常用語。)

白日放歌須縱酒，黑燈跳舞好揩油。

下聯是寫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黑燈舞院的，現在已「發展」到一樓一鳳了。徒令上將揮神筆，慣見霸王搭電車。

五十年代，香港發生過一宗搭「霸王」電車被拉的事，當時電車樓下車資只一毫子，居然也有霸王。下聯就是寫

# 香港第一部新聞紀錄片



1945年10月黎民偉在廣州東山寓所

## 香港之最

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新聞紀錄片，是《中國競技員赴日本第六屆遠東運動會》。它是1923年民新影片公司的第一部出品。它在日本拍攝，攝影師是黎民偉和羅永祥。

民新是香港第一間出品新聞紀錄片的電影製片公司。民新不獨產出了香港電影史上的第一部新聞紀錄片，而且在香港一共出品過20部新聞紀錄片(5部在香港拍攝，10部在廣州拍攝，2部在韶關拍攝，2部在北京拍攝，1部在日本拍攝)，其中有非常珍貴的《孫大總統東較場閱兵》、《孫大元帥督師北伐》、《孫中山先生出殯及追悼典禮》、《梅蘭芳舞台藝術紀實》等。

1925年，民新遷往上海。遷滬後，它亦拍過一些珍貴的紀錄片，例如《孫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記》、《國民革命軍海陸空大戰記》等。

民新在抗戰前在上海，把民新出品的新聞紀錄片，剪輯成一部大型的、內容非常豐富的珍貴紀錄片——《動業千秋》。該片公映時，曾經改名為《建國史的一頁》。這部珍貴紀錄片的拷貝，在國內外都被珍藏，它的不少珍貴鏡頭，曾經多次剪輯在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大型紀錄片中。例如以前在港公映，非常賣座的《殘酷的戰爭》，就穿插有原屬《動業千秋》的珍貴鏡頭。

香港在幾年前，仍保存有一套《動業千秋》的拷貝。它是民新影片公司創辦人黎民偉的太太林楚楚(她是擅演賢妻良母的著名演員)，千辛萬苦地保存下來的。可惜的是，《動業千秋》這部影片是由易燃膠片拍攝的，經過接近60年，又缺乏良好的保養，便開始自然溶結了。發覺這種情況後，黎民偉的義子，電影沖印專家羅敏浩，便細心用彩色底片翻印、搶救，結果，保存了其中的精華，包括《孫大元帥督師北伐》、《中國各地人民慶祝北伐勝利》、《孫中山先生追悼會》等珍貴鏡頭。搶救後保存下來的《動業千秋》，可以放映16分鐘。

繼民新後，香港有名的專門出產新聞紀錄片的電影製片公司有華文、長城、鳳凰、新聯等，亦出產過不少新聞紀錄片。

香港從不重視新聞紀錄片的製作。不過，歷年仍出產過不少非常有價值的新聞紀錄片，有如《西北線上》、《廣州抗戰記》、《泰山南北》、《東江之水越山來》等。

(摘自《香港電影掌故》，廣角鏡出版社)

# 古巴虎年票

□施萍

1998戊寅虎年，古巴共和國連續第三年發行祝賀中國新年的生肖郵票，每年發行郵票一種。

虎票圖案是中國畫猛虎下山(見圖)，左上角配以紅色中國漢代瓦當虎形圖，很有中國味。

古巴發行的鼠年、牛年生肖郵票都是三角形，委託北京鼓樓集郵研究會設計，而虎年生肖郵票是由古巴自行設計的，並將票形改為長方形。

在票形上採用三角形和長方形交叉，兩年三角形，兩年長方形，這種有規律的票形交叉，在世界生肖郵票史上，還是獨此一家。

(摘自《世界生肖郵票精品》，上海人民出版社)



## 郵手好閒

此事的。不過，「慣見」二字，嫌誇張了。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國紅眉七嫂開。五十年代中期，香港曾發生一宗強姦案，南國舞院舞女紅眉被一個綽號「架仔」的流氓一晚強姦七次。黑社會稱做愛為「開鑊」，此即香港著名之「連開七鑊」案。「開鑊」一詞，就是從此在香港流行的。

怕熱最宜穿短褲，怕冷還欲請長衫。此聯寫夏天的本地風光。赤柱有食養有住，汀洲無浪復無煙。

赤柱是香港監獄所在地。最啱白菜煲豬肉，忍見黃沙沒馬頭。

香港人稱賭馬輸了為「鋪草皮」，鋪了草皮的馬迷，回家飲湯，「潤」(滋補)番下吧。

(摘自《筆不花》，香港三聯)

## 巧聯妙對